

客

座

贊

語

客座贊語卷八目錄

名公像

科舉事例

儒學

皇城

吳媼

螺磯

鄺生

飲虹先生

司馬家婢

黃督學

仕路窄

賞鑒八則

藏書

督學察院

元御史臺

金陵垣局

王司寇

陳侍御

割肝

秋宇先生著述

黃蟹南父子

文臣賜第

修志

尹山人

陳廣平

孔復

四羽士

白野先生

侍御無茶具

耳環投水

金陵學校

祠先賢

青溪先賢祠

建康俗尚十一則

南都詞林

訴慕編

許少張

吳八絕

鄉正

劉千戶

周汝衡

客座贊語卷八目錄終

客座贊語卷八

大市

名公像

倪文僖公與子文毅公像俱方面大耳豐頤顏微髭
鬚文毅尤爲肥碩聞其曾孫翰儒言腰帶圍可容中
人四軀也公無子里中傳文僖禱北岳其夫人姚夢
岳神指捧香合童子曰以爲爾子孕而生公故名岳
言公隱官公曾生子祝枝山野記亦言文毅頑躬廣

顧美如冠玉腹大十圍體有四乳云而陳中丞人物志言文僖雙目如電體有四乳祝或誤也

王襄敏公廣額豐頤而骨氣峻拔有威重印堂中直紋五條右頤有一黑子音吐如鍾

都督劉公璽面巉削無渥顏聳肩如寒士楊水田公成鐵面劍眉凜不可犯

陳太史公沂軀不甚長神采朗秀眸子可照邵僉憲公清貌古神秀其聲清遠

徐子仁公霖廣面長耳美鬚髯體貌偉異老而豐潤

行步如飛稱曰鬚仙

謝野全公承舉美鬚髯行九人稱曰鬚九
許奉常公穀長頭面白晳而圓巨鼻微鬚雙眼如碧
色八十時狀如世畫老子

王吏部公鑾面白晳骨峻嶒清峭兩眉如劍直豎微
鬚望之義氣凜然

殷宗伯公邁面圓黃白色微鬚清靜之意可見
姚太守公汝循身可中人面上員下稍銳白晳小有
鬚向人多笑容

余司成公子孟麟目小而圓骨法清古耳高於眉下微
銳

沈侍御公越修幹廣額氣韻高邁

盧苑馬公璧長身面如之黃色古而硬老矣多皺紋
王太守公可大修軀銳首面長尺白皙眉目疏朗微
髭鬚手掌如噀血長上短下聲如鍾

吳司寇公自新大軀方面白皙而紅微髭鬚豐碩目
光外現有威重

科舉事例

應天府鄉試 國初自府學生增廣生監生外如未
入流官吏武生醫生軍餘舍人匠之類皆得赴試皆
得取中如成化元年章玄應以留守左衛軍餘中第
八十七名四年謝崇德以內江人吏中第四十二名
十年王鑑以犧牲所軍餘中第二十三名十三年李
用文以武學生中第九名十六年喬衍以武學生中
第二十四名二十二年陳玉以沂州衛舍人中第十
七名楊俊以江陰衛軍中第八十五名弘治五年劉
麟以武學生中第七十五名齊貴以管轄所匠中第

九十一名。十一年史良佐以太醫院醫生中第八十五名。十四年陳沂以太醫院醫生中第四十八名。邵鏞以羽林右衛舍餘中第七十一名。劉翹以錦衣衛舍餘中第七十七名。十七年柴虞以驍騎右衛總旗中第八十九名。相傳兩畿額一百三十五名。其五名原爲雜流設也。自嘉靖以後，遂不聞有中者。武生間亦考送入場。傳言不與謄錄果爾，則亦非。聖朝立賢無方之意矣。又附學生入試。自弘治八年始。吾鄉顧尚書璘以附學生中第十四名應天試錄之。有附。

學生亦自此始也

儒學

府學明德堂後舊是一高阜。土隆隆墳起。嘉靖初都御史陳鳳梧夷其阜。建尊經閣於上。未建閣之前。府學鄉試中者數多。景泰四年開科中式者三百人。而應天至二十九人。可謂極盛。自建閣後。遞年漸減。隆慶以來。稀若晨星矣。萬曆乙酉丙戌間。太常少卿濟南周公繼署府篆。公雅善玄文。宅經謂儒學之文廟。坐乾向巽。開巽門而學門居左。屬震廟後明德堂。堂

後尊經閣高大主事廟門與學門二木皆受乾金之
尅。陽宅以門爲口氣生則福尅則禍。於是以抽爻換
象補泄之法修之。於學之坎位起高閣曰青雲樓。高
於尊經以泄乾之金氣而以坎水生震巽二木以助
二門之氣。又於廟門前樹巨坊與學門之坊並峙。以
益震巽之勢。於離造聚星亭使震巽二木生火以發
文明之秀。又以泮池河水不畜於下手造文德木橋
以止水之流。修理甫畢。公遷應天巡撫都御史。學門
內舊有屏牆。戊子冬公下檄拆去之。曰。去此明年大

居處自此亡疑矣已丑焦公果應其占庚寅冬公遷
南戶侍面語予曰修學而一大魁余未敢言功也占
當出三元坊中樞字亭上星字篆文區之三口星上
之三圈皆寓三元之象君其識之乙未戊戌朱公與
余相繼登第人益以公之術爲神頃年有議修學者
大京兆黃公博謀於衆余謂只宜循公之制不可輕
改其發科之多少蓋亦歲運利鈍所致不拘何宅皆
有之惟其宅本吉則宜靜聽以待吉之自會年年變
遷科科修改斷無此理時議者皆以余言爲然京學

志載公修學事余特爲詳其所以告學者

皇城

萬曆中少宰李公廷機曾議修大內承天門樓余座
師少宗伯葉公向高署工部事以質於大司馬郝公
杰郝公以會典成化十六年有南京皇城內宮殿不
許重修之例答之遂止而不行然余查萬曆初承天
門損壞部題准修理工部主事黃正色等有勞人役
俱叙功則 皇城自舊例城牆之外亦有修理之事
矣竊意唐重東都宋重西京僅置留守與今日南京

奉陵廟備百官者殊例。宮門任其頽敝恐亦非國家重根本意也。

吳媼

王丹丘翁言吳交石尚書有姊老而寡居尚書之家。媼能詩文一時卿大夫多與之酬咏或來詣尚書者。值其它出輒請媼見與論議問近日有何篇什供茗而去當時士大夫風俗樸質如此曾不以爲異也。尚書友愛甚篤摯爲南御史大夫所居在北門橋南嘗於橋上遇其兄踽踽步行卽下輿扶攜而歸里中老

卷之三
成人至今談之以爲盛德事而國史實錄亦謂公居家待昆弟有恩人皆稱之

螺磯

蕪湖江有螺磯磯有廟所祀者劉先主之孫夫人江上漁人言螺蓋老鼈之類也癸丑某孝廉以訪友寓鳩茲偶游廟入寢殿熟覩其像賦詩有調謔語歸卧旅舍詰朝晝漏下數十刻不啟戶家人挾扉視之則死於榻矣陰精流輪霑汗席上疑爲物所屬而稱入祠廟者宜敬而遠之毋得瞻視瞻浪觀

此與三水小牘所紀魯山縣女靈廟更矣。顧事頗相
類。彼爲神所招以友人正言責神而罷而孝廉乃罹
其禍可異也。

鄭生

鄺典者前京兆鄺公埜之裔也。爲府學諸生齒且宿
矣。訓童子於大中橋尹氏夜臥館中有羣盜猝至扣
主人門。不敢猝擰鄺令呼以入。鄺曰不可。盜以刃迫之。
生大言曰吾受主人請教。若子今乃爲若輩呼。其門
以劫之。此豈復有人理邪。汝殺則殺吾口不可開也。

盜不得已掠生衣被而縛之。至天明，主人開門，乃解其縛。生素憇直，今段遂能剛正，乃爾。若此生者，余意學使宜旌異之，以厲積俗。

飲虹先生

李師文熙參議昊之子也。舉進士，爲南御史。以上疏請誅劉瑾等，逮下詔獄，廷杖三十，放歸。瑾深銜之。踰年，又以舊牘中有熙名，文致微過，復傳旨於南京午門杖五十。瑾誅後，家居一十六年，起官郡守，至按察副使。生平方嚴峭直，人以爲難近。顧司寇爲作墓志。

亦微見其意云時輩稱曰飲虹先生況其負氣而善
藏也李家在新橋西故號飲虹飲虹舊橋名公與王
辣齋徽顧橫涇栗皆號谿刻而王顧之清端李之能
諫皆錚錚爲世偉人未易才也

司馬家婢

羊市橋下司馬家西虹侍御之後也萬曆丙午丁未
間家有怪拋擲瓦石無虛日後復處處發火焚其門
樓三間百計祈禳迄無驗客爲余言其狀余應之曰
曾憶風俗通中老嫗事政與此類試語司馬君可密

察家中男女當有人作此狡僞者母信爲鬼物也客不謂然後一日司馬庶母有一婢忽裙帶中落取火紙夾於地家人追問之始具吐實向之怪孽皆此婢之爲也其家遂逐此婢婢去而家安矣語曰少所見多所怪然哉

黃督學

督學黃公汝金別號翠巖才穎捷異常閱卷一目數行俱下常以兩門役橫曳之手執筆遇佳者輒用筆大抹門役亟以酒大白進爲引滿賞之遇惡文卽大

毗擗地上發案日凡所賞識與所黜斥口誦其文之
佳惡不遺一字人以爲神試童生日交卷隨問定去
取有出院未抵寓者而案已發矣其敏而彊記亦一
時之雋也

仕路窄

胡象岡督學曾以事笞一吏吏北人也口稱仕路窄
仕路窄求免胡怒盡法決遣之後胡以事被逮 詔
獄獄中供帳食物畢備胡心訝非獄所宜久之因問
執事校尉何以有此答曰此吾獄吏意也胡心感甚

而不知其人事解訪此吏詰之曰君待我厚不啻骨肉不曉我何德于君而以此施我吏笑曰公忘之邪吏卽仕路窄者也胡大感涕曰我一時執法笞君君不恨我我在獄中君不思釋憾於我反厚待我君誠高義足驅今古我爲不知人矣遂與約爲兄弟厚扶植之惜此吏忘其名

賞鑒八則

賞鑒家以古法書名畫真蹟爲第一石刻次之三代之鼎彝尊罍又次之漢玉杯玦之類又次之宋之玉

器又次之。窑之柴汝官哥定及明之宣窑成化窑
又次之。永乐窑嘉靖窑又次之。留都舊有金靜虛潤
王尚文徽黄美之琳羅子文鳳嚴子寅賓胡懋禮汝
嘉顧清甫源姚元白淵司馬西虹泰朱正伯衣盛仲
交時泰姚叙卿汝循何仲雅淳之或賞鑒或好事皆
負雋聲。黃與胡多書畫羅藏法書名畫金石遺刻至
數千種。何之文王鼎子父鼎最爲名器。它數公亦多
所藏。近正伯子宗伯元介出而珍祕盈笥。盡掩前輩。
伯時元章之餘風。至是大爲一燭矣。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舊云在南京一質庫後入魏公家或云在王守溪相公公子處嘉靖中一貴人以重價購送嚴世蕃者乃時人崑山王彪從王公子處私臨本也世蕃喜甚裝潢人湯姓號北川者索賂不得指言其僞世蕃大怒卒以陷貴人云

顧東橋以尚書考滿入京分宜請其宴堂上掛吳小仙月明千里故人來圖公入堂甫揖罷昂首看之大聲曰此摹本也真蹟在吾鄉倪青溪家此畫甚佳當求其真者嚴爲色變

黃美之家有王維着色山水一卷。又王維伏生授書
圖一卷。又出數軸。皆唐畫也。吳中都玄敬看畢。吐舌
曰。生平未見。

王維江天霽雪卷爲胡太史懋禮家藏。後其子沒。馮
開之先生以數十金購之。今尚在其長子驥子家。慕
而欲購者。懸予其直且數百金矣。胡又有宋搨黃庭
經肥本。最爲墨帖之冠。今不知在何所。金陵瑣事。又
記胡有蘭亭記。

姚叔卿藏宋搨淳化閣帖。紙墨光黑如漆。而字肥。後

爲其姻家鍾櫛所得。今不知歸何人手。

叙卿有山谷書法華經七卷。紙用澄心堂。光滑如鏡。價至七百金。叙卿沒後。曾有人持以質於余。余賂其字。多杳拖疎慢。似非雙井筆也。後竟爲徽賈以重價購去。

王藩幕元耀故富家子。善畫。家多畜古名畫。至數百軸。李成看碑圖爲最。所刻石帖。名栗葉齋帖。皆三吳及金陵人書。

藏書

南都前輩多藏書之富者司馬侍御泰羅太守鳳胡
太史汝嘉尤號充棟其後人不能守遂多散軼司馬
家書目尤多秘牒有東坡先生論語解鈔本四卷其
家數有鬱攸之變此書亡矣胡氏牙籤錦軸最爲珍
異而子孫式微彫落市肆尤爲人所惋歎昔人言藏
書八厄水一也火二也鼠三也蠹四也收貯失所五
也塗抹無忌六也遭庸妄人改竄七也爲不肖子鬻
賣八也周吉甫言里中謝家小兒喜聞裂書聲乳媼
日抱至書室恣裂之以招嘻笑此當爲藏書九厄乃

予又聞里中故家子有分書不計部數以爲不均每遇大部兄弟平分各得數冊者有藏書不度篋笥狼籍大米桶中或爲人踐踏者此其厄視梁元帝南唐黃保儀之焚毀又何如哉至若爲庸夫作枕頭爲村店糊壁格爲市肆覆醬瓿爲婢嫗夾鞋樣比於前厄差降一等其它如堆積不曉披閱收藏不解護持秘本惜不惜不肯流傳新刻差訛不加讐校書之衆厄又有未易枚舉者矣

督學察院在南門內舊爲 皇殿 武宗南幸時居之後改爲學院公廨。自耿恭簡公後，中多妖異。近臺李公寓其中，一日月下與夫人閒步堂上，忽庭中有小生員數十人，各具巾袍拜舞於階前。公與夫人大驚詫，遂移居於會同館。自後此院局鑄甚固，深藜宿莽，白晝人亦無敢入矣。頃年陳公懷雲來，乃重爲創建，一掃而更之，移居其中，遂無它事。

元御史臺

弇州先生丞相府志言 太祖初下金陵爲吳王以

元御史臺爲中書省。且云不知御史臺何地。按太祖爲吳王時居今舊內而元之御史臺金陵志在古御街東青溪之右正今舊内地夫既以南臺建舊內則所云以爲中書省者恐未的也。作大内後所建丞相府不知在何處今傳西華門內爲丞相胡惟庸府亦似未的蓋自罷丞相革中書省爲六部其衙門建置又已大有更張然不可攷矣。

金陵垣局

鄭端簡公謂金陵形勢山形散而不聚江流去而不

留願司寇公亦言登幕府山望大江東去往而不反爲之太息考之地理家言以轡頭配天星金陵江水直朝射入乃紫微垣局也古記云中垣已是帝王都只是垣城氣多泄偶與友人論此謂江水衝射秦淮西注無應砂關瑣故云余曰此言非也鍾山自青龍山至墳頭一斷復起側行而向西南而長江自西南流向東北所謂山逆水水逆山真天地自然交會之應也左邊隨龍之水自方山旋繞向東歷北又折而向西入江其入江之口左則自橫山發支由雲臺山

觀山獻花岩牛首大小石子堤至雨花臺穿城壕至鳳臺山北臨淮水而右則自鍾山龍廣山雞籠山起謝公墩冶城南止於淮而其外又自馬鞍山起四望山石頭城直繞南過冶城而護於外此兩帶山在外則逆江而上以收江水爲鍾山夾從內則逆鍾山內局之水直奔而南以收淮水垣局之固密如此何得言江水衝射無應砂關瑣邪所爲微有不足者以逆水而結氣力與中穿而落者稍覺有間而緣江翊衛終是單薄不若京師之雄壯而厚大耳卽二公之言

均之未得其眞也

王司寇

黃岩王公纘以大京兆遷南刑部侍郎。時有土豪王冠者，名繡二鷺人也。家訾計累巨萬，僮奴數千，指善納交權貴人。權貴人多與往還。歲時餽餉燕會，門之車馬弗絕也。以是冠得恣橫，忤牙里閭中人，母敢忤視者，而冠與方士赤肚子者游。其術取初生嬰兒烹噉之，或剗其骨以爲粉，以是爲延年劑。家畜妾十餘人，孕將免，輒以藥墮而如法餌之。它所陰購而餌者，

不知幾何人矣。事發權貴人爭爲交關求解免而公一切距勿聽。卒據法引律凌遲處死。畿民大快之。公自爲京兆所行諸善政大者凡數十此舉尤爲衆所稱。至今歌誦之。祠公於雨花臺北。公後官至南右都御史以忤宰臣貴溪公歸後數十年有陳侍御訪拿鄧玉堂之事。

陳侍御

嘉靖中一監生曰鄧玉堂不知何許人家復成橋有饒嘗財交結諸貴人相引爲聲勢畜虎棍數十人遇

江上賈舶至者令其黨假充諸色人給事賈人所或爲縫納或爲禱祠因得賈人鄉里姓氏與其祖父諸名字寫僞券牘之曰某年而祖父游金陵負我金若干賈人多錯愕不能辨其黨又大言恫喝或居間游說脅持之往往如數償間有識其詐者輒鈎致於家寘水牢中其人悶絕輒償所負以求解有訟者請託抑其詞不行或訟者反被重刑而去南都莫可如何御史荊州見吾陳公大賓至稔知其惡狀欲除之恐其多與援乃先往投荆致其報謁比入卽令人褫巾

服摔於庭具刑嚴鞫之俯首伏訊諸貴人以書爲請者盈門御史悉令投甌中獄旣具隨斃諸杖下所騙人田地房屋與強奪人妻女悉召原主給之至今長老言此猶以爲快其後數十年有李御史訪拿監生孫某之事

割肝

陳中丞金陵人物志於孝子之割肝剖心者得七人焉宋四人曰伊小乙溧水人也剖腹取肝以療母疾劉興祖表孝坊民也剖腹取心以療父疾愈而復作

割腹取肝襍糜進之史思賢溧陽人也割心以療母夏氏女割腹取肝以療母元一人曰顧童子保寧街人也母病童子年始十六割腹取肝襍粥以進母母卽甦翌日童子病又一日死明二人曰徐佛保江陰衛人黃阿回水軍左衛人皆割肝以療母偶與客語此因掇而記之

秋宇先生著述

胡秋宇先生在翰林日以言忤政府出爲藩參先生文雅風流不操常律所著小說書數種多奇艷間亦

有閨閣之靡人所不忍言如蘭芽等傳者今皆秘不傳所著女俠韋十一娘傳記程德瑜云云託以詆當事者也傳後傳聞蜀中某官暴卒心疑十一娘婢青霞之爲然某者好詭激飾名陰擠人而奪之位耳云云似有所指其紅線雜劇大勝梁辰魚先生隸書師鍾元常草書師張伯英書王常取三人書之在閤帖者從宋搨本手摹刻之較今所傳閤帖神檢殊勝張草中耳字長尺餘與閤帖異今此本在中州

黃蠻南父子

王言公甲字首卿，蟄南其晚而自號也。因以名其集文多法漢魏及六朝詩。上下今古頗饒獨詣高自矜許，自負不減二陵。所著獨鑒錄評詩文多前人所未發，性好忤物，居鄉與往還者不二三人。晚與廖工部文光善，數共觴咏。一日廖規其集中有陣毯等語宜刪，遂大詆罵絕之。生四子，皆負雋才。伯祖儒有諫鳳嘆覺集，仲戌儒蟄南最器之，蚤死。有兢辰齋集。叔方儒落魄廢其業，亦有陌花軒小集、曲巷詞餘。調世嘲俗，殊令人解頤也。季復儒爲諸生，見罷有振秀閣

稿少治王公嘗稱蟄南詩如一領錦繡衣或間以麻枲語似太過諸子雕龍競爽而名跡不著士論甚爲惜之

文臣賜第

南都諸文臣得賜第者惟張文僖公憲菴一人而已其孫僉憲恕草公行實曰公爲侍讀宅舍火疏于朝曰臣有老母守節孤孀臣有幼弟居常侍母臣無老母寧有今日母無幼弟曷罄餘年子母相依兄弟無故叨承近侍自幸遭逢但臣有故廬近遭回祿臣

其弟莫知所棲誠願乞休用圖終養庶幾屋烏遂
反哺之情危鳥免失巢之嘆疏上 英廟惻然勑下
該部因查得太僕寺少卿鄧某有房一所總計若干
餘間坐落聚寶門裏鎮淮橋東見今空閑相應給與
益母暨第一同居住奉 聖旨准他工部知道

修志

陳魯南應京兆白公聘修志東橋先生與之書曰嚴
惟中袁州府志都玄敬黃山圖經李懋卿東莞志邵
國賢許州志各自起意例須取參訂辨收有長安舊

志一本惜不得到家檢奉子仁收天下志甚多想不
乏此作志不難正唯發凡起例爲難耳又本府若上
元之明道書院溧陽之水堰皆厚生正德大事須檢
尋遺蹟就請白公興復蓋百五六十年方遇明公一
舉若又空言無施不獲實惠賢者難遇幸勿失此機
會也又稅糧後當具供億一日查內府及諸司供億
近年與國初多寡之日庶仁者有憫惻之意此不
爲徒作也

尹山人

尹山人者北地產也元世祖時爲天慶觀道士懷一
牒綴之羊皮久而尚存成化間遊南都髮累歲忘櫛
而自不團結南都人呼尹蓬頭云尹得耶寓輒閉關
卧多者踰月少亦五六日而後起居常不飯人饋之
食亦不辭嘗造一民家會設餉客麵近四十餘碗客
有戲尹者曰公能盡歟之乎曰能取而歟之盡無留
餘也孫某者接山人市中而賣爪擔停焉某戲問曰
公能盡此一擔爪乎曰能卽買而饋之歟爪立盡無
留餘也戶曹李員外遣僕上病疏一日辰刻尹於北

闕端門前見其僕僕曰命已下主人幸得告矣是日午餐尹報李曰今旦端門前見使者已得告後僕還核問果合某御史嘗命其隸召尹來隸曰昨昔尹登大中橋觀月兩鼻垂涕尺許殆死矣何召御史笑曰此爲鼻柱非老病也隸甫行而尹已扣門入蓋就其召已也魏國館尹於居第嘗偃几晝睡寤而語魏國曰適遊姑蘇洞庭山而返魏國愕不信卽出袖中兩橘畀之一貴人母敬事尹甚虔旣而所愛孫未冠病療諸醫謝不可治邀尹力懇之尹曰此非藥物所能

爲太夫人遇我厚不得已費我十年功爾令置兩榻
相附昏夜縛少年之足於尹足連屬數重尹鼓氣運
轉喉嚙嚙有聲氣達湧泉貫少年足大熱遍體流汗
如雨注臭穢畢泄詰朝解其縛而少年蘇蘇有生色
別授刀圭藥徐服而愈王文成公試禮闈落第卒業
南雍走從尹遊共寢處百餘日尹喜曰爾大聰明第
本貴介公子筋骨脆難學我我所以入道者危苦堅
耐世人總不堪也爾無長生分其竟以勲業顯哉文
成悵然惋之洛陽有野毛頭張姓者售僞誑世而以

聞見該洽論說雄俊引重薦紳間客抵南都士人慕而爭趨軒車滿戶外尹識其僞也敝衣跣而往謁隨衆稱老爺尊之張方危弁高坐側侍者肩摩張傲岸不爲尹禮顧罵曰乞兒辱吾教尹乃據東面坐而謂曰爾欲譚道耶我一任爾問張曰爾乞兒吾又奚問尹因刺之曰爾無我屬爾注悟真篇恐天下訕刺爾者無窮已張曰然則爾曉參同契與悟真耶尹張目朗音爲抽廣成壺丘延歷度紀樞奧稍論序柱下五千文暨內典華嚴楞伽姬易艮卦彖爻三教渾合之

旨趣都千百言。衆驚異悚聽皆俗耳所未聞於是始知山人之辯慧不羣。邃於玄學也。尹歸倚牆立自掌其頰者數十下。恨猶有勝心。且道非可言。言則與道遠。因鍵屏寢。伏久之。終南黃山人過訪。值尹睡正熟。謂弟子曰。謹貽爾師青衣鞋。我不能待別矣。又數日尹起問曰。有友人黃來渠何言。弟子獻所贈。尹曰。是豫料我將遙適也。無何逆闖劉瑾潛圖不軌。惡尹私有詆斥。羅而成之。關右尹至戌所偶過鐵鶴觀騎一鶴凌空飛去。彭輅論曰。稽康謂神仙繇異稟受之。自

然非積學可企。然稟異者鮮不學也。又謂養生善調攝，上可千餘歲，次得數百年。夫歲以千計，則仙矣。彼仙者，豈遂彫三光，閱萬載，無終極之期哉？入我明僅傳張邋遢、冷子敬、尹蓬頭、三數公，一何寥寂也！張冷跡無可稽，而南都人能歷歷道尹遺事故，論著焉。

陳廣平

成化中五府都事卜馬翊者，與一方士游。方士以小幻術愚其子，子心豔之，謂爲真仙人也。歸亟稱於父，都事益信之。崇奉有加，至得出入卧內。都事家多美

方士盡以呪法鉤而淫之。婦人苦其淫毒訴於
禁告官爲理。聞諸。朝朝命艦車道至京。修於市國
亦載之獄詞。方士爲陳廣平濟寧人也。挾它妖術。
誤不軌。士大夫好與方士游。多冀其傳此法。不自知
損德敗名者衆矣。矧又有意外不可言者邪。可爲深
戒。

孔復

常檢校信爲余言。廖副憲家居時好道術。方士孔復
者以燒煉進。廖館於家。久之語副憲曰。吾欲一行接

補法公曷資我與兼金至。豬市倡家宿倡婦與之偶初覺異甚。久之轉畏其淫毒。纔可避之。復攬之。不得。假母年四十餘矣。素以善淫稱。代與接。久亦趣避而復固自若也。後倡婦病月餘。假母亦數日不能起。其陽能吹燈滅。且嚼火酒至二升餘。布於四肢。赤如血。已復出之。此真所謂采戰逆流邪僻不經之術也。而人多惑之。學其術求翀舉噫。世豈有好色之神仙哉。

四羽士

余聞所見與耳所聞四羽士皆三十年來游南都與
縉紳往還灼灼有名者也。閭蓬頭希言嘗在弇州先
生司馬署中。先生躬爲余言其亡甚異人者。且言初
至猶矯健後稍弱且泄鴻不久睨於毛百戶家矣。先
生爲其像贊有曰。希言希言蓬頭蓬頭吾能臆其名
與貌而不能詰其修能睹其去而不能測其來由能
辨其爲散仙而不能定其品學流我不予從子不我
留呵呵休休似涉微諷其後十餘年閭弟子李徹度
者來李曾止余亡弟周南所其人瀟洒出塵所教人

在固後天之氣以養先天而已。人有行之者亦多效太倉王相國。晉江楊宗伯皆有傳。近年遂不復出游。止於黟歙間。嘗以清虛秘典寄余。大較亦用儔結之事。第與逆流者不同耳。李去未久。又有稱醒神子者。須髮如雪。幹偉而善飲噉。卿大夫多從之游。大司徒萊陽王公獨信以爲真。且曰。渠自言是王威寧越。嘗見威寧畫像與其人類。意頗崇奉之。而葉宗伯李少宰郝大司馬三公一日同訪之。神樂觀其人顛倒失度。三公謂是非有道氣象矣。頃年又有所謂彭仙翁。

考何參岳公露極言其非恒人而語余曰據其詞翰
非科甲者不能爲其術大端在積氣而挾有黃白男
女諸奇幻術一時師之者多以靈異自宅不知其果
真有所得否也其人攜數妾而行上河鈕氏嘗迎而
館於家鈕氏婦問其妾仙翁亦交會否答以月必接
接而女卽病如斯而已矣大都此四羽士第其品閨
爲最李次之彭又次之醒轉子人言爲祉日生當可
信其品最下不足信獨怪古之風靡而走其門者何
也嗟乎以世間心漫求之猶亦漫應之卽旦暮遇猶

千里矣。世間那有揚州鶴哉。

白野先生

殷白野先生，邁萬曆初以太僕卿里居，負重名。時江陵當國，有意引先生爲己助。操江都御史王篆江陵心腹也，過先生爲其致款款。且曰：「公幸俞此言，暫出少却，當以大司馬推公矣。」公默然不應。王要之甚苦，竟不出一語。久之，王曰：「坐久矣，我饑。」公幸有以啗我。公亦默然。王不憚而去。既去，其子慶咎公：「何以不答？」且家幸有午飧，何不留啜？而介介如此。公曰：「江陵橫。

終當有禍。王非端人，何可與作緣也。後江陵推公禮
部侍郎掌南國子監事，會有小故，公遂力辭而罷。

侍御無茶具

督侍御清爲鹽使者，忤劉瑾，被杖繫追罰米若干石。
瑾誅，起官至廣西臬僉，請告歸。家貧無屋，依外氏敝
廬以居。督學使者林有孚慕公廉，常造之坐談良久。
竟不能具茗椀，林歎息而去。霍尚書韜嘗以所毀菴
廟田若干畝餉公，公固辭不受。終身赤貧，嗚呼，真不
媿厥名矣。

耳環投水

李公重字元任號遠菴舉正德辛未進士官至江西臬副居官清介去任日誓不將一物歸夫人有耳環一雙任中置也公知之取而投諸水歸里歲餘偶見其僕臥內有朱油床一具問是官下物大怒力命僕載反原任乃已家徒四壁立溧陽史氏延先生教其子歲學俸八十金史念先生貪私以其俸爲置子錢比歲暮進之先生僅受八十金餘揮之不入囊也苗時返續公可趾美矣呂涇野先生嘗云過白下見副

李公重雖未知其中見其環堵蕭然不覺嘆服甚
恨至此數年不得一見此人其爲名流所慕如此

金陵學校

漢揚州刺史何武所至先卽學官見諸生

光武時李忠爲丹陽郡太守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
飲選用明經

吳景帝永安元年詔置學官首立五經博士

晉建武初始立太學

因王導戴邈之言

咸康二年立太學於秦淮水南

太元十年尚書令謝石復請興國學於太廟之南。宋元嘉十五年立儒學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明年又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玄立文學。儒學在鍾山之麓。草堂是也。玄學在雞籠山東。文學並在耆闌寺側。

二十七年罷國子學。而其地猶名故學。齊竟陵王良開西邸。延才俊。遂命爲士林館。在雞籠山。梁大同六年於臺城立士林館。延集學者。南唐置學官。濱秦淮開國子監。

宋天聖七年丞相張士遜出爲太守奏建府學
景祐中陳執中徙學於府治之東南古浮橋之東北
紹興九年葉夢得因學兵燬更造

元集慶路學規模率倣前制

國初改國子學後建國學於覆舟雞鳴兩山之陽乃
以此爲應天府儒學

祠先賢

淳祐十年吳淵列祠先賢於府學與祀者二十六人
濂溪先生周文公敦頤明道先生程純公顥

伊川先生程正公

願

晦庵先生朱文公

熹

右四先生在大成殿東

丞相范忠宣公

純仁

丞相呂文穆公

蒙正

一拂先生鄭介公

俠

通判楊忠襄公

邦乂

丞相周文忠公

必大

南軒先生張宣公

栻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

勉

壹是先生吳正肅公

柔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

德秀

右九位在大成殿西

太師魯國顏公

真卿

丞相李文定公

光

中書傅獻簡公

珪

少保馬忠肅公

光祖

樞密包孝肅公

拯

尚書張忠定公

詠

右六位在明德堂東

丞相趙忠簡公

鼎

丞相張忠獻公

沒

丞相呂忠穆公

頤浩

丞相陳正獻公

康伯

尚書黃公

度

樞密忠肅劉公

珙

樞密丘公審

右七位在明德堂西

青溪先賢祠

宋馬光祖建先賢祠堂一所，在府學之東明道書院之西青溪之上，自周漢而下與祀者四十人，各有讚。攷金陵志祀者皆於此土有涉，非泛然而已。或生於斯，或仕於斯，或居且游於斯。後閩士陳宗上制置姚希得書求增入蘇文忠子瞻，且備列公游金陵賦咏之事，謂位次當在程純公之下。祠國初已毀，萬曆丁未南少宰葉公因祠部郎葛君重建祠於普德寺後山，而不聞其增祀文忠也。其四十一人遺跡略志於後。

吳太伯

利述句
曲山中

嚴光

結廬溧水縣

張昭

宅在長平，其有張侯橋

是儀

字子均，定襄西明門

周處

字隱臺，虎頭寺在子隱臺

陶侃

事見石城，在烏衣巷

謝安

字在烏衣巷，事見龍山

王羲之

事見城樓，家在烏衣巷

晉文宗

開結雞籠山

范蠡

蔡越地，在長干里

諸葛亮

往來魏蜀吳又

周瑜

周郎，周瑜在南宮

王祥

墓在江寧化城寺北

卞壘

廟在烏衣巷

謝玄

別墅在康樂坊，廟在新橋西

吳隱之

茅屋故基，在城東

劉徽

居鐘離，在城東

陶弘景

居茅山

蕭統

讀書臺在定林寺後

顏真卿

昇州刺史其家墓多在江寧

李白

往來金陵具載本集

孟郊

溧陽尉

李建勲

號鍾山翁

潘佑

兄江南錄

曹彬

昇州行營統帥

張詠

知昇州再任江

李及

昇州觀察推官

包拯

知寧府上元主簿

范純仁

江東運判

程顥

上元主簿

鄭俠

清涼寺有禱宣撫使

楊時

知溧陽縣

李光

有禱宣撫使

張浚

留守靜音

楊邦乂

知溧陽縣遷通判处

縣

虞允文

督府參謀

朱熹

江東轉達

真德秀

江東運使

建康俗尚

吳柔勝

宜生於金陵

隋志曰丹陽舊京所在人物繁盛小人率多商販君子資於官祿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稠五方俗頗相類

顏氏家訓曰江東婦女畧無交游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惟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

杜佑通典曰江寧古揚州地永嘉之後帝室東遷本
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爲盛今雖閭閻賤
隸處力役之際吟咏不輟蓋因顏謝徐庾之風扇焉
沈立金陵記云其人士習王謝之遺風以文章取功
名者甚衆

祥符圖經曰君子勤禮恭謹小人盡力耕植性好文
學音辭清舉

顏介曰南方水土柔和其音清舉而切天下之能言
唯金陵與洛下耳

楊萬里曰金陵六朝之故國也有孫仲謀宋武之遺烈故其俗毅且美有王茂弘謝安石之餘風故其士清以邁有鍾山石城之形勝長江秦淮之天險故地大而才傑

游九言曰每愛金陵土風質厚尚氣前年拙行倅事日受訴牒不過百餘較劇郡纔十一爾爲吏爲兵者頗知自愛少健狡之風工商負販亦罕聞巧僞

戚氏曰金陵山川渾深土壤平厚在宋建炎中絕滅境爲墟來居者多汴洛力能遠遷鉅族仕家視東晉

至此又爲一變歲時禮節飲食市井負銜謳歌尚傳京城故事人物敦重質直罕羈巧浮僞庶民尚氣能勞力田遠賈舊稱陪都大鎮今清要之官內外通選人品倫鑒居東南先士重廉恥不競榮進氣習大率有近中原地當淮浙之衝談者謂有浙之華而不澆淮之淳而雅于斯得之矣

顧華玉尚書近言云吾鄉大都也生人之性亢朗冲夷重義而薄利風俗之美喜文藝而厭凡鄙得天地之靈懿焉其教也乃或樂虛淫習侈豫無麻衣蟋蟀

之風士緣以喪節也

焦弱侯太史云金陵六代舊都。文献之淵藪也。高皇帝奠鼎于斯。其顯謨大烈紀於石渠天祿彬彬備矣。以故寰寓推爲輿區。士林重其清議。及夫餘風細故。昔稱游麗辯論。彈射臧否。剖析豪釐。擘肌分理者。至今猶然。

南都詞林

楊勉永樂二年庶吉士主事官至刑部右侍郎。張益永樂十三年庶吉士中書舍人官至侍讀學士參機

務劉江永樂十六年一甲二名編修乞便養改九江府學教授官至長史倪謙正統四年一甲三名官至南禮部尚書金紳景泰五年庶吉士給事中官至刑部右侍郎倪岳天順八年庶吉士編修官至吏部尚書倪阜成化二十三年庶吉士主事官至布政使王韋弘治十八年庶吉士主事官至太僕寺少卿景陽正德三年一甲二名官至中允陳沂正德九年庶吉士編修官至行太僕寺卿那一鳳嘉靖二十年一甲三名官至參政張鐸嘉靖二十年庶吉士御史官至

僉事胡汝嘉嘉靖三十二年庶吉士編修官至副使
余孟麟萬曆二年一甲二名官至南國子監祭酒焦
竑萬曆十七年一甲一名官修撰朱之蕃萬曆二十
三年一甲一名官任南禮部右侍郎余小子起元萬
曆二十六年一甲三名今任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以
上共十七人又句容劉濬永樂十年庶吉士官御史
曹義永樂十三年庶吉士編修官至南吏部尚書六
合鄭猷永樂十三年庶吉士官檢討江浦張瑄景泰
二年庶吉士官尚書莊㫤成化二年庶吉士檢討官

至南吏部郎中石淮成化二年庶吉士主事官至提學僉事溧陽潘楷成化二十三年庶吉士御史官至布政使溧水馬一龍嘉靖二十六年庶吉士檢討官至南子監司業溧陽史繼宸萬曆五年庶吉士給事中官至布政使句容孔貞時萬曆四十一年庶吉士以上共十人總一府共二十七人居鼎甲者八人陳中丞人物志載丁璿上元人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今攷翰苑題名錄無璿名璿官至右副都御史舊京詞林志又載永樂二年庶吉士有王仲壽江寧人又

元樂戊戌習譯庶吉士有莊約上元人

訴慕編

陳參岳鳳作訴慕編爲梁官保材張御史大夫宗周
官保金顧司寇璘璘子嶼羅太守鳳金太守賢子大
車附陳太僕沂景中允賜王太僕韋子逢元附邵僉
憲清劉督府璽謝野全先生承舉任德徐九峯霖劉
雨黃琳琳弟珍珍子炎杲許攝泉陞李鶴塘景星周
吳齋文銓又續亡二人王少保以旂顧憲副璅周乃
隱於醫者陳序曰如前十數公或以勛業著或以德

學稱或以節槩流聲或以風雅侈譽皆玄黃之精英而鄉國之黼藻也一藝之士如周子若而人今也吾見亦罕矣庸可使其無傳乎嘉靖辛亥秋七月望書於大都逆旅

許少張

姑蘇劉翰林瑊嘗在清涼寺讀書邀盛仲交同沈重吳上環翠閣劉以祥狂張藏庭爲韻苦仲交仲交走筆書壁押張字云任俠那誇許少張事頗隱僻按陶隱居許長史舊館壇碑云長史汝南平輿人漢靈帝

中平二年六世祖光字少張避許相諛俠乃東過江居丹陽句容都鄉之吉陽里後仕吳爲光祿勳所言許相正指曹瞞耳諛俠似諛侯之誤此與仲交所用微異又宋有許安世著許少張集一卷

吳八絕

孫吳時吳有八絕吳範以治歷數知風氣聞劉惇以明天官達占數顯趙達以治九宮一算之術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皇象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速並恨峻象斟酌其

間甚得其妙。嚴武字子卿，圍棋莫與爲輩。宋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興善畫，孤城鄭嫗能相人。又晉陽秋有葛衡達天官，抱朴子言有葛仙公多道術。景帝時有巫覡能視鬼，葛洪神仙傳言有介象多方術。一代初興，奇人快士，風赴雲集，以供役使，故不可謂其怪迂也。我國初周顚仙冷謙鐵冠道人張三丰之類亦然。

鄉正

顧司寇近言鄉正篇曰：太宗伯童公軒擇地而蹈擇

言而言吐辭流輸必軌其方慎哉。愿乎參議王公譽
事君以忠行己以義亢而不徇困而彌貞矯矯乎彊
毅君子矣。太僕李公應禎氣直行廉義有不合一介
不以取與人翰墨之精譬諸銛戟利劍掉以淮陰之
雄其鋒莫當矣。其介且有文者乎。通判陳公鋼愷悌
宜民死無餘藏而故民懷思冉冉有桐鄉之風蓋古
之遺愛也。

劉千戶

劉千戶蒼字伯春入武學能讀孫吳諸家兵法務行
容率賢語

長厚僚佐有支軍糧誤浮本數當抵法君適不與乃
自補署文案事白人異其故公曰某素謹且吾兒方
稱奉法吏人信爲誤若諸君何以自白又嘗得遺牒
於途乃遠方人入糧戶部所給者公往候其處三日
一人號頰至且曰某家坐此死獄者五六人矣復失
柰何其人出金帛謝不受子麟官尚書

周汝衡

周文銓字汝衡蘇人也徙家金陵以醫行汝衡資絕
人見世工率習近世脉訣方書諸雜說不究本原卽

見病莫知從來。一切揣度施治。乃悉屏去衆習書。獨
取內經本草難經等書。徹晝夜讀。務窮精奧。初爲小
兒醫。時有楊茂者。學古大方脉。汝衡相與往來。請究
益。歷閩域。茂死。病家爭迎汝衡。凡汝衡至。診病立方。
多與衆殊。指知斯道深永。或失手則殺人。重於用藥。
遇有故。輒不赴召。及赴召。或見病疑。輒不投藥。人不
測所操。或謂其難致。汝衡終弗言。常語東橋先生曰。
醫者聖人之學也。非盛德莫能操其慮。非明哲莫能
通其說。是故士有能知草木金石昆蟲之藥。辨類審

性析經致能弗乖其宜。弗亂其忌。是謂知物。知物者巧士有能知人之疾病。淫於四氣。薄於五臟。動於七情。見外知內。按微知巨。占始知終。執生知死。由是以審施湯液醪醴。砭砭按摩之治。是謂知證。知證者工士有能知臟腑之所表裏。經絡之所離會。榮衛之所彌。勝命脉之所消息。選物設方。制於未形。體微發處。決於衆惑。是謂知生知生者聖。士有能知天地之情。陰陽之本變化之因。死生之故。立教布法。使人專氣。含精以握樞機。汰穢葆真。以固根抵。疾疢不作。神乃

自生是謂知化知化者神夫神聖者上智之能事未
易冀及工巧之道術學之所造也醫不臻此不足以
名業嗚呼此其指微矣世寥寥誰能解者

客座贅語卷八終